



豫章出版

新浪原创

book.sina.com.cn/yc

穿越 霸王花



3 大梁国传奇

黑暗中的鲨鱼



一生一代一双人 怎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想亲 天为谁春？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穿越 霸王花



大梁国传奇

黑暗中的鲨鱼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霸王花:大梁国传奇/黑暗中的鲨鱼著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229-00857-4

I.穿… II.黑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3362号

穿越霸王花——大梁国传奇

CHUANYUE BAWANGHUA (DALIANGGUO CHUANQI)

黑暗中的鲨鱼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张德尚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蒋忠智 钟丹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8.25 字数:307千

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857-4

定价: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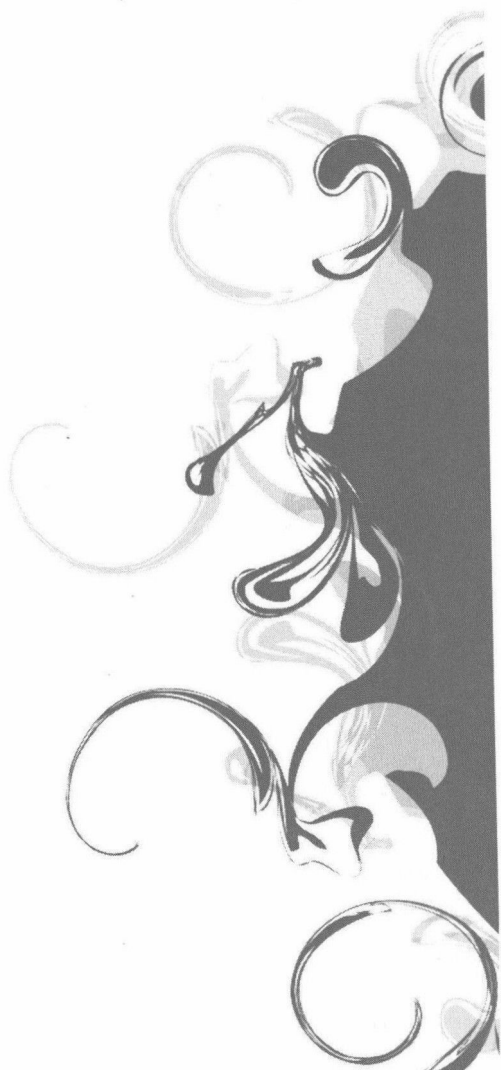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。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
录

- 第一章 月落 /1
- 第二章 追寻前世的记忆 /30
- 第三章 坎坷姻缘路 /59
- 第四章 完颜洪烈 /97
- 第五章 弑父 /128
- 第六章 复仇女巫 /155
- 第七章 有情总似无情 /185
- 第八章 新婚之夜 /210
- 第九章 重返西蜀国 /238
- 第十章 继承皇位 /263





第一章 月落

当端昊和梨宫月沉浸在那用血泪浸透了的往事中的时候，方子纯却是莫名其妙地陷入到了“温柔乡里”。

西域，那个美丽的如同仙境的神秘峡谷，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它。被黑暗包围着的山谷，别有一番动人之处。

天上，是飘渺而遥远的星光，浅浅的，闪耀着横亘了万年的孤单和寒凉。那个美如处子的湖泊，此刻因为映入了深黑色的夜空，所以也变成了一片深邃的墨色，只是流水声比起白天来更加的清晰了。

而那个已经形成了亿万年的溶洞，也更加寒冷了，水滴沿着钟乳石滴落下来，发出了“叮叮咚咚”的声音在山洞中，久久回荡。

在那个被架在高高的钟乳石之间的小木屋中，方子纯还在和唐婉云聊天。

不过现在，她们已经不是在聊天了，而是方子纯给唐婉云讲故事。

开始的时候，方子纯给唐婉云讲的是她和严冰、端木臻华在戈壁滩遇狼的故事，然后讲到了神秘的桃花渡，讲到了那个心机极深的老板强盗，还有那个红漠。唐婉云听入了迷，随着故事的情节不停的追问、惊叫，有时候被吓得花容变色，有时候又笑得前仰后合。

后来，纯儿又讲了在孔雀城和柳曼花决斗的事情，直听得唐婉云眉飞色舞，热血沸腾，看她那架势，真是恨不得自己当时也在孔雀城，好狠狠地跟柳曼花打上一架。

“你怎么不讲了？我还想听。”看纯儿沉默了，唐婉云带着撒娇的样子提出了要求。

纯儿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：



“就这些了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。”

唐婉云的脸阴了下来，看上去，就像是一个没有吃够糖果的孩子。想了想，唐婉云又说道：

“你刚才给我讲的这些，都是你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吧。”

“小时候？”

“对啊，你的家在哪里？你小时候肯定也有很多好玩儿的事情吧。”

唐婉云那孩子般的天真，让纯儿的心一下子就措不及防地陷落到了对前世的回忆之中，她情不自禁地喃喃道：

“我小时候，真的有很多很多故事……”

接着，纯儿就又开始讲了，不过，这一次，她的语气不再是刚才那种热热闹闹的讲故事的样子，而是变成了一种娓娓诉说，诉说中还带着无尽的情感和忧伤——她真的思念现代，思念战友，思念家乡。

唐婉云也被纯儿声音中的伤感打动了，她也不再像刚才那样，像只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了，而是坐在那里，静静地听着，不知不觉间就走进了纯儿的世界。

纯儿也沉浸到了深深的回忆之中，前世的那一幕幕情景，在她的脑海中流转，不由得，那些往事就被她一件又一件地讲了出来。

纯儿和唐婉云就这样，一个饱含深情地讲，一个全神贯注地听。她们谁都没有发现，不知何时，一只小小的竹筏无声地漂了进来。

竹筏上，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衣的高大身影，不知道这个黑衣人是用什么力量驱动着竹筏，反正他现在手中既没有竹竿，也没有桨，他就那么笔直地站着，而脚下的竹筏，却像被遥控着一样，毫不犹豫地拐进了山洞，然后就自如且轻盈的，径直朝着纯儿她们所在的那间小屋划了过来。

因为那间小屋子太不隔音，所以，方子纯和唐婉云的每一句交谈，都清清楚楚的进了黑衣人的耳朵里。

当竹筏刚刚驶进山洞的时候，唐婉云正缠着方子纯接着给她讲故事。而接下来，纯儿那略带伤感的声音，就开始在山洞中回响。

虽然不知道这个黑衣人究竟是干什么来了，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，他深夜独自前来，绝不是为了听故事。但不管他是干什么来的，很显然，他现在已经放弃了原来的打算，把竹筏停靠在那几根巨大的钟乳石前，静静地听了起来。

现在山洞中一片黑暗，所以根本看不清这个黑衣人的样貌和表情，只是能看到，他的背影很直、很硬，整个人全神贯注，似乎也进入了方子纯所讲的那些故事当中。

终于，方子纯的声音停止了，而这一次唐婉云也没有再说话。黑衣人又等了一会儿，最后，当他确定了，纯儿肯定不会再讲下去了的时候，才调转竹筏，和他来时一样，又无声无息的出了山洞，不知去了何方。

而小屋中，唐婉云已经依偎在纯儿的怀中睡着了。刚才，唐婉云听着听着，就越来越显出倦意，而她感到了疲倦以后，竟然就靠到了纯儿的身上，还找到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。后来，随着她越来越困倦，她就在纯儿的怀中越贴越紧，最后干脆就伏在纯儿的怀里睡着了。

饶是方子纯上辈子身经百战，曾经面对过无数强敌，可还真的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敌人如此“亲密”地接触过。借着桌上的烛光，她低头看向唐婉云，只见唐婉云现在就像是一只陷入了梦乡的小猫一样，蜷缩在自己的怀里，睡容甜美，毫无戒备之心。

望着唐婉云在睡梦中依旧迷人的容貌，纯儿迷惑了，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呢？如果，单看她那一身修为，那她的武功之高，连纯儿都自愧不如。如果，说她心理年龄还太幼稚，直到现在还没有真的长大，可是她攻击起纯儿来，却又言辞锋利，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孩子。如果，说她那一切天真都是装出来的，可她现在却真的毫无防备地睡在了自己的怀里！

纯儿已经试探过好几次了——她运起真气，做出要攻击唐婉云的样子，有一次，她的手指都马上就要卡住唐婉云的喉咙了，可是唐婉云依旧那么熟睡着，而以唐婉云的修为来说，如果她现在心存警觉，那一定已经本能地做出反应了。

纯儿百思不得其解，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坠入到了一团迷雾之中。

最后，纯儿决定不想了，这是她的一个习惯，实在是想不明白的时候，就把这个问题先放下来，她相信，时间是吹去迷雾的最好途径。

虽然不再想这些事情了，但是纯儿仍旧了无睡意，虽然她也很疲倦了，但是她绝对不敢睡，现在自己是深陷虎穴，怀里还躺着这么一只古怪之极的小老虎，这个时候，还是把眼睛睁大一些比较好。

纯儿用力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换了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，但是她仍旧保持着随时都能一触即发的状态。而唐婉云在睡梦中感觉到自己的“大抱枕”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立刻就根据纯儿的姿势调整了自己的睡姿。调整好之后，唐婉云还像小猫一样发出



了一声满足的鼾声——因为这样一来，她比刚才又舒服了许多。

纯儿望着自己怀里的唐婉云无可奈何，只能继续抱着她度过这个不眠之夜。

天终于亮了，唐婉云也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她揉了揉自己惺忪的睡眼，迷迷糊糊地朝四下里望了望，似乎一时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会睡在这里。当她看清楚方子纯的时候，才不禁惊呼了一声：

“天啊，我们怎么还在这里?!我是要带你去见主人的!糟了!糟了!我起得太晚了，天啊，这可怎么办啊!?”唐婉云惊慌失措的一连串惊呼着，仿佛是闯了天大的祸事。

纯儿莫名其妙地望着她，现在天才刚刚亮，唐婉云竟然说自己起得太晚了，那她究竟打算什么时候起床呢?所以，纯儿不解地问道：

“你在半夜的时候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做吗?”

“我半夜的时候没事做，但是我黎明的时候有事情要做。我要带你去见主人，因为主人是要我黎明的时候带你去见他的。现在，已经耽误了。”

听到这个理由，纯儿也有些紧张了：

“他让你黎明的时候带我去见他?那现在天已经亮了，他会不会就不见我了。”

这才是纯儿现在最关心的，她千方百计不惧艰险地来到圣域，就是为了能解开圣域的秘密。更何况，现在纯儿已经确定了，这个圣域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亚马孙河岸的毒枭!那个杀害了自己，并把自己的灵魂送到了古代的男人!这一切，都让纯儿心中充满了焦急和期待——她有太多的理由要去面对这个圣域主人!

可是现在，唐婉云竟然稀里糊涂地错过了让她和主人见面的时间，纯儿不禁心中大急。

唐婉云也变了脸色，可见，她对于没有执行好主人的命令，也是非常地惶恐不安。所以，现在她仿佛小女孩撒娇般的扭动着腰肢，拉起了纯儿的手，泫然欲泣地哀求道：

“没有完成主人交给的任务，我一定会惨死的，你帮我好不好?”

“我怎么帮你呢?”纯儿问道。

“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主人，等到了那里之后，如果主人肯见你了，你就说，你本来特别害怕主人，不敢见他，我整整劝说了你一夜，你才改变主意的。所以，才耽误了时间，这样，如果主人发怒的话，就只会责罚你，不会责罚我了。好不好?”唐婉云一边说一边双眼放出了光来，看得出来，她很为自己能想出这样一个聪明的主意而自豪。

纯儿瞪着唐婉云，分不清此时自己心中究竟是该生气还是该无奈——这个世界

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一套套的强盗理论，就被她这么心安理得地说出来，说话时的表情还那么娇柔可爱？如果现在只看唐婉云的样子，不听她所说的话，那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，唐婉云现在所说的，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

当然唐婉云的这个构想，对她本人来说，也许的确是非常美好的。

纯儿咬着牙，狠狠地说道：

“没问题，你带我去见他，我就像你教我的这样说。”

“真的，你答应了？”唐婉云简直就要欢呼出来了。

“答应了，”纯儿的声音中含着浓浓的杀气——为什么不答应，现在只要能再见到那个毒泉，我什么都能答应！

“那我们就赶紧去见主人吧。”唐婉云说着话就要往外走，似乎忘记了她们两个，现在还被悬在高高的半空中。

“你准备怎么走？”看着唐婉云的架势，纯儿感到非常奇怪，说实话，昨天唐婉云在没有任何工具的帮助下，突然出现，纯儿就已经很奇怪了，只是还来得及问。

“我们直接走就行了。”

“直接走？”

“对啊。”唐婉云说着话，已经来到了门口，只见她轻轻地一挥搭在她的两个臂弯中的那缕轻纱，轻纱径直就轻盈地飞起，柔柔地落在了小屋对面的一根高大的钟乳石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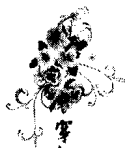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唐婉云微微一纵身，就拽着轻纱飘落到了那根钟乳石上，整套动作，飘逸优雅，犹如仙子临凡，纯儿心中叹服——这个唐婉云还真是厉害，借助这么一缕薄薄的轻纱，就可以如此自如地飞檐走壁，真是比武侠电影上演的还神。

“你过来呀！”唐婉云站在对面喊纯儿。

“我过不去，距离太远了。”纯儿站在这一边的钟乳石上，回答道。纯儿对这段距离已经估算过了，如果现在她手中有称手的工具——例如五虎爪、尼龙绳，她凌空跨过去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但现在，一来她手中没有合适的工具，二来马上就要去面对强敌了，纯儿决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候，白白地耗费体力，而且，她也不想过分地暴露实力，所以，她就把这个推给了唐婉云：

“你想办法带我过去，不然，我就不能在你们主人那里，帮你说话了。”纯儿威胁道，她马上就学会了唐婉云的狡诈。

而纯儿的这个威胁也立刻起到了作用，唐婉云一听说纯儿不能替她去承担罪责



了,立刻就毫不犹豫地转身“飞”了回来。

看着唐婉云就这么随心所欲地飞来飞去,纯儿不禁心中汗颜。

“抓紧我,我带你一起过去。”唐婉云说完,不由分说,就又把手中的轻纱抛到了对面,然后她看都没看,抓起纯儿,纵身飞了起来,其无所谓的态度,就如同纯儿是一片无关紧要的树叶——即使带在身边,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。

这一下,纯儿算是见识了什么叫艺高人胆大了。她本能地一搂唐婉云的腰,然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一轻,就已经被唐婉云带到了对面的钟乳石上。纯儿的双脚落到了地面上,她刚觉得可以松口气了,可是很显然,唐婉云并不这么想。

唐婉云刚刚一站稳,甚至她的两只脚还没有完全地落到地上,手中的轻纱就又向前一抛,和上次一样,轻纱又落到了另一块更加高大的钟乳石上。然后,唐婉云又毫不犹豫地带着纯儿飞了过去,如此几个起落,她们两个就已经到了洞口处。

唐婉云在托带着一个重量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情况下,还能这样自如地“飞行”,其武功之高,实在是纯儿平生仅见了。

纯儿和唐婉云刚刚一走出洞口,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山洞外那强烈的阳光,就听见了一串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:

“主人请方姑娘先更衣休息,然后再去见他。”

纯儿定睛一看,只见眼前并肩立着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,这两个女孩子一看就是双胞胎,眉眼、发式、穿着打扮都是完全的一样,简直就像是一个人的旁边放了一个镜子一样。她们的身上都穿着水蓝色的对襟小衫,下身是水蓝色的灯笼裤,脚下踏着水蓝色的低腰小靴,整个人看上去清爽利落。而那明快干净的水蓝色,更是衬得她们的脸色分外地粉嫩,尽显少女特有的风姿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?”还没等纯儿说话,唐婉云就抢先问道。

“主人命我们在这里等候方姑娘,等方姑娘出来以后,就由我们来服侍她。”双胞胎姐妹再次齐声说道,她们两个竟然连话都是一起说的。

“你们服侍她?那我呢?”唐婉云问道,脸上的面色阴晴不定。

“你可以离开了。”两姐妹再次齐声说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一听说自己离开,唐婉云有些急了,她可不想和纯儿分开,她还想让纯儿在主人面前替她“顶罪”呢。

看见唐婉云这副神情,两姐妹笑了,她们不仅脸上的笑容一模一样,甚至于,她们笑容出现和消失的时间都是完全一致的,这不禁又让纯儿惊骇不已——看来,这

个圣域之中，还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稀奇人物。

两姐妹再次在微笑中齐声说道：

“主人让我们告诉你，”这一次她们是冲着唐婉云说的：“你也不用提心吊胆地死拽着方姑娘了，主人说了，昨天的故事很好听，也难怪你会听入了迷，而忘了时间。

“所以，看在方姑娘的分上，他就原谅你一次，但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如此玩忽职守了。还有，”两姐妹忽然同时显出了诡谲的笑容：“主人让我们告诉你，以后就算是犯了错误，也不要再这么故意编谎话了，主人可以容许犯错，但是决不能容许欺骗！”说到后来，两姐妹的声音同时变得冰冷了，让纯儿心中不禁一噤。

唐婉云一听到主人传来了这样的话，再也不敢耽搁了，也不管纯儿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，扭头就走，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而纯儿则伫立在原地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这对双胞胎姐妹。

这个圣域的主人本来就是神秘莫测，而自己现在又深陷圣域的腹地，所以，虽然自己的一言一行，都被主人尽收眼底，但是纯儿并不感到有多么吃惊。可她却被眼前这对双胞胎姐妹弄得有些心生寒意！

这两个女孩子也就十四五岁的年纪，而且容貌娇俏，体态玲珑，所以她们站着不动的时候，怎么看，都是一对普通之极的双胞胎，但是她们的行为太奇怪了。

如果说双胞胎的日常动作习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像这两个女孩子这样，完全就和一个人一模一样，还真是从没有见过。

尤其是最后，两个少女同时那么诡谲的一笑，同时把声音由巧笑嫣然变得阴森冷酷，这样的转变，实在是让人不能不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。

看着纯儿在审视自己，两个少女又同时笑了：

“方姑娘，我们走吧。”说完话，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纯儿，等她做出反应。

恐怕从来都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场面——被四只长得一模一样的眼睛，用同样的神情望着，这种情景又怎是一个恐怖所能够形容的。

纯儿望着她们的眼睛，忽然就觉得自己眼前一花，因为恍然间，她觉得那四只眼睛的瞳仁，同时都变成了七彩的颜色，宛如有四道彩虹，从四个瞳仁中奔涌而出。

情不自禁之间，纯儿就不由自主地想要走到那些彩虹中去，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念头，就在纯儿的心思一恍惚之间，一道闪电在她的脑海中划过——这是摄魂术！

纯儿心中一凛，立刻收拾心神，气守周天，她控制着一道真气在全身游走，达天灵，冲涌泉，随着真气走过一个大周天，纯儿的心中又恢复了刚才的冷静和空明。

两姐妹的心中不禁同时一愣，她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能够这么快就抵抗住她们摄魂术的人。两人的心中同时闪过了一个念头：

“难怪主人如此看重这个方子纯，看起来，她果然不同凡响。”

纯儿跟随着双胞胎姐妹来到了一处精巧的房舍，在她们的安排下，洗过澡，换好了衣服，还吃了一些精美的点心。纯儿心中有数，不管这个主人究竟是不是亚马孙河畔的那个毒泉，他都肯定是一个顶尖高手，而且还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，这样的人，只喜欢面对面地去征服对手，而绝不会干出那种在饭菜中下药的勾当来，所以，自己可以放心地吃喝。

“你睡一会儿吧，主人说你昨晚一夜没睡，肯定累了，所以让你先休息一会儿，等你醒了，他自会在湖边等你。”两个女孩子又一起出现在了纯儿的面前，齐声说道。

纯儿真的感到很奇怪，难道这两个女孩子就必须得同来同往吗？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浪费人力资源了。

“我可以现在就见他吗？”纯儿可不想睡，这里毕竟是敌人的老巢。

“不行，”两姐妹齐声拒绝：

“不过主人请你放心，他既然不会在食物中下毒，就不会在你休息的时候下手。”

两姐妹像背书一样说道，说完后，就同时转身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

纯儿望着这两个女孩子的背影，她现在的心中并没有多少被人窥破了心事的尴尬，反正她也习惯了，每逢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，知己知彼、彼此透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现在，让纯儿感到不安的是，从唐婉云到这对双胞胎姐妹，她们每一个人竟然都这么怪异。

唐婉云——这个女人本身长得就让人难以接受，没有哪一个女人会天生就长成仕女图的模样。而且，她明明已经有了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却像孩子一样天真。可虽然她的言谈心智都像个孩子，但她却具备着几乎超过了日下无影的绝世武功！

这对双胞胎姐妹，看上去明明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却练成了如此高超的摄魂术，还能如此的运用自如！而且，她们的行为举止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双胞胎的概念！更像是两个机器人！

想着想着，纯儿的脑海中不禁出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——一个高大冷酷的男人，根据自己的喜好，亲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人的形体，然后又把一个又一个经过专门塑造的灵魂，分门别类地塞进这些躯壳中。然后，才有了现在的唐婉云，双胞胎姐妹……

纯儿想象不出来,像这样的人,圣域还有多少个。如果,举步皆是,那真是够让人崩溃的。

虽然纯儿也知道,自己的这个念头,有些过于荒唐,但是联想到亚马孙河岸,那个毒枭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,曾经对她说过的话:

“我能够操纵历史,能够操纵每一个人的命运……”而且他就真的把方子纯送回了古代。

这一切,又让纯儿不得不重新定位这个对手的实力和身份了。

纯儿睡着了,既然目前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,那么索性就先安心睡觉吧,养精蓄锐,才能力克顽敌!

纯儿再睁开眼睛时,已经是夕阳西下了,金色的阳光通过窗子洒进了小屋中。纯儿没想到,自己这一觉竟然睡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山谷太安静的原因。

纯儿从床上站了起来,记起了双胞胎姐妹说过的话:

“等你睡醒后,主人会在湖边等你。”

纯儿索性就不再等任何人了,径直就朝着湖边走去。

纯儿凭着记忆走到了湖边,湖水还是那么美,山峰还是那么的沉静,倒影还是那么的虚幻迷离,让人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的沉迷于其中。

纯儿望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,随手拢了一下自己那一头漆黑的长发——双胞胎姐妹只给了她衣服,并没有给她可以束起头发的东西。她身上穿的那套白色的衣裙也是修长摇曳,再配上一头飘逸的长发,此时怎么看,自己都不像是一个深入虎穴的侠女,倒像是一个误坠凡间的仙子。而此时的山谷,也没有一丝丝的杀气,有的只是雾霭清风,碧草山花。

纯儿伫立在水边,凝望着那一湾清澈的湖水。湖水把山川、天空和纯儿都映在了其中。望着水中这所有一切的倒影,纯儿渐渐迷惑了,这些倒影明明和原物都是一模一样的,可是不知怎地,却又让人觉得,这些影子和原物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,让人越往深里想就越琢磨不定。

就在纯儿凝神望着水中的倒影的时候,一个声音突然在她的背后响起:

“自从在现代,我第一眼看见你的资料照片的时候,我就在想,不知道你留起长发会是什么样子。还好,你没有让我失望,你现在的模样并不输于现代的你,甚至比现代时的你来,还要神采飞扬。”



听到这个声音,听到这句话,纯儿在第一时间就断定了:

“是他!就是他!那个亲手炸毁了自己的身体,又把自己送回了古代的毒泉!”

孤身一人深入虎穴,又乍然听见了宿仇的声音,这其实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。可奇怪的是,纯儿竟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,而且她不仅不紧张,心中竟然还出现了一种极度的轻松。

那是一种攻破了重重难关,终于到达了决战场上的释然——不管,前面等待着我的,究竟是生还是死,我总算是来了!

没错,我总算是来了,我总算拥有了决一死战的资格!这一战,不管是生是死,我——无憾!纯儿霍然转身,直直面对着在她背后的那个人!

在距离纯儿二十多米的地方,一个一身黑衣的高大男人,笔直地站立着。

他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黑色斗篷,头上戴着黑色的风帽,从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,看不出他的国籍,但却能看出明显的亚洲人种特征。而此刻,他那双朗若寒星的眼睛中,正充满了赞许,看到方子纯转过身来,那个男人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:

“方子纯,你没有让我失望,虽然跨越了千年,但是你仍然保持住了勇敢、顽强,和无所畏惧的秉性!”

纯儿对于他的赞扬无动于衷,她只是冷冷地望着他。

有谁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有机会去面对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仇人,而且,是亲手把自己给炸得粉身碎骨的仇人!

而不论是谁,到了这样的时刻,那心中熊熊的恨火,已经焚毁了一切冷静和理智,只剩下了一个念头——报仇雪恨!

可是,方子纯没有,面对着这个和自己有着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的男人,方子纯一派淡然,目光清冷。

纯儿望着这个男人,良久,才开口了:

“你也回来了。”纯儿的声音平静,就好像久别的人在打招呼,而紧跟着,纯儿的话锋一转:“那为什么你的容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?”纯儿说得没错,这个男人的长相几乎和亚马孙河畔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特警专业心理特训课程之一——面对强敌,心中纵然已经剑拔弩张,可是脸上还要云淡风清,让人无法捉摸你的真实思想,这样,才有机会瓦解对方的警觉,找到最有效的进攻角度!

那个男人饶有兴味地看着纯儿,显然,他也没想到,纯儿一开口竟然会问出这样

一个问题。

男人愣了一下，才回答道：

“相由心生。你以为自己的容貌变化很大，其实，如果你仔细去比较一下，就会发现，你现在的样子已经和上一世的方子纯有些相似了。等再过一些年，你真正到了方子纯那个年龄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像她了，这就是因为，现在严纯儿的身体里，是方子纯的个性和灵魂，而当人长大了以后，个性和灵魂才是决定容颜气质的唯一条件。”

那个男人徐徐而谈，就仿佛老师或者长者在和弟子讨论学问似的。

大敌当前，而且对方的来历武功都深不可测，越到这个时候，越要戒骄戒躁，从容应战。

刚才乍一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的时候，纯儿的体内已经不自觉地聚集起了真气，可是现在，纯儿却自动地把这些真气都散去了，因为她深知，现在和这个男人动手，自己只能是死路一条。

而这时，那个男人又适时地开口了：

“这样就对了，放松一些吧，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毕竟没有几个人能够在相识以后，跨越千年再次相遇。”

纯儿心中一凛：

“他竟然在距离我这么远的情况下，还能准确的看出我体内真气的运行情况，想来他的武功之高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！在现代的时候，他就精通各种枪械和武器，没想到，他回到了古代之后，竟然又成为了一位绝顶高手！如果单从这一方面来说，这个男人绝对可以称为是一个天才！”

男人向前走了几步，直到靠近了湖边，才停了下来，他面对着湖水，背负着双手，说道：

“派人去抓你，是因为西蜀国的青衣卫要找你。但是，其实在我让唐婉云把你给青衣卫送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区区几个青衣卫，恐怕还真奈何不了你方子纯。”

纯儿站在那个男人的背后，冷笑了一声：

“你还真是高抬我，但是，如果万一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，真的被青衣卫杀了呢？”

男人没有回头，仍旧背对着纯儿，说道：

“如果，你真的被青衣卫杀了，那也只能说明我对你估计过高了。那样，既然你的本领达不到我所想象的高度，我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你的死而遗憾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

男人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对于没有本事的人，从来都是不乏冷酷之心的。”

听了他这句话，纯儿不禁想起了，在现代的时候，这个男人操纵恐怖组织，草菅人命。又想起在这里，这个男人组建圣域为害一方。想到这个男人的种种劣迹，纯儿不禁怒火中烧，质问道：

“你‘对于没有本事的人，从来都不乏冷酷之心’?! 可我看你根本就是对一切无辜的人都怀着冷酷之心！从现代到这里，你自己能不能数得清，你究竟杀死了多少人?! 又有多少人，是因为你的恶行而无辜丧命！”

面对着纯儿的愤怒，那个男人还是那么无动于衷，他面对着湖水，淡淡地说道：

“这不还是同样一个道理吗？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，能被我杀死的人，肯定都是没有本领的，或者本领不够高的人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他们既然适应不了这个残酷的世界，就只能被淘汰掉，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。”

不等纯儿提出异议，那个男人又继续说道：

“比如说你吧，在现代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几次交锋，我都没能杀死你，最后，迫使我不得不动用禁忌咒语，把你送回了古代。而生在古代的严纯儿，其实是一个命运非常悲惨的女人，她的一生都是在痛苦和磨难中度过的，直到临死都没能解脱。可是你，竟然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毅力，改变了严纯儿的命运，把一个本来应该悲惨致死的生命活得如此的绚烂，如此的美好！像你这样的人，当然就有资格活着，而像他们那样的人，当然就没有资格活着。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“你说我杀害了很多无辜，可是，在我看来，既然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命运，去逃脱厄运，那他们就是死有余辜！”

面对着这样一个思想极端狂妄，而且又极端偏执的人，纯儿也无话可说了，她觉得，对于这种人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他们绳之以法，然后定罪量刑，让他们无法再祸害人间。

见纯儿不说话，这个男人又转过了身，望着纯儿，说道：

“你还记得吗？在上一世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我很喜欢你，想让你做我的女儿。”

纯儿当然记得，但是她当时毫不迟疑的就认为这个人简直是丧心病狂——明明是已经上了特警通缉令的人，却要收特警当女儿！

“不过这一世，我已经不想再收你做我的女儿了。”男人继续自顾自地说道：“现在，我想让你加入圣域，和我一样也做圣域的主人，我们两个一起联手纵横天下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个天下就会是我们的了。”

男人的声音中,充满了睥睨天下的豪迈,只可惜,在纯儿看来,他的这份豪迈用错了地方。

“争霸天下,靠的不是你这种没完没了的阴谋诡计和阴险手段!”纯儿冷冷地说道。

听了纯儿的这句话,那个男人忽然仰天大笑,笑声狂放,直震山岳:

“争霸天下,靠的不是我这种阴谋诡计和阴险手段?那靠的是什么?是像宇文端昊那样,驱使一个国家的青壮年去为他打仗,好成就他一个人的野心!还是像岭南王兄妹那样,生生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弃,好稳住他们的地位!”

那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分外洪亮,以至于山谷间都出现了嗡嗡的回音。而面对他的质问,纯儿竟然说不出话来:

‘是啊,权力的角逐,恐怕是所有的战争中最肮脏、最残酷的了,既然都是为了追逐权力,都是为了野心,那圣域主人、端昊、岭南王、皇太后还有大梁国皇帝,又有什么区别呢?’

想到这些,纯儿不禁有些黯然,她淡淡地说道:

“我对你说的这些都不感兴趣,我的愿望,就是不让无辜的民众受到伤害。”

男人又是一声冷笑:

“从现代到古代,你的志向倒是一点儿都没有改变。就是一心想着去保护民众。难道,我就改变不了你吗?”

“人各有志,难以强求。”纯儿的声音平稳却坚决。

“没关系,”那个男人说道:“我不急,我有的是时间,对于每一个我想要征服的目标,我都有超乎寻常的耐心。”

“那你准备怎样来征服我呢?”纯儿的眼睛中露出不驯的光芒。

男人又是一笑:

“征服有很多种,武力只是其中的一种。而且,对于你这种人,武力还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方式。再说了,上辈子我们两个已经打得够多的了。这辈子就不要再打了。”

“那你准备怎样做?”纯儿咄咄逼人。

“我想让你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,让你随心所欲地走一走,看一看,也许,你就会真正的了解圣域,然后真正的爱上圣域,愿意为了它的神圣事业而和我一起努力。”

纯儿晒然一笑: